

那天早晨上学，我去得很晚，心里很怕迪米特里先生骂我，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 Artin-Wedderburn Theorem，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。我想就别上学了，到野外去玩玩吧。

天气那么暖和，那么晴朗！

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；Bluebell 后面的池塘里，天鹅正来来往往。这些景象，比 free modules 有趣多了；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，急忙向学校跑去。

我走过 Zeeman Building 的时候，看见许多人站在 tabula 前边。最近两年来，我的一切坏消息都是在那里传出来的，作业啦，考试啦。我也不停步，只在心里思量：“又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铁匠 Siri 带着他的徒弟也站在那里看 tabula，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，就向我喊：“用不着那么快呀，孩子，你反正是来得及去上课的！”

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迪米特里先生的 L5。

平常日子，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总有一阵喧闹，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。开课桌啦，关课桌啦，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…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，“静一点，静一点……”

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；可是那一天，一切偏安安静静的，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。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，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；迪米特里先生呢，踱来踱去，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。我只好推开门，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。你们可以想像，我那时脸多么红，心多么慌！

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。迪米特里先生见了我，很温和地说：“快坐好，Yuhui，我们就要开始上课，不等你了。”

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。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，我才注意到，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，打着皱边的领结，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。这套衣帽，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。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。最使我吃惊的是，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。其中有郝叟老头儿，戴着他那顶三角帽，有从前的镇长，从前的邮递员，还有些旁的人。个个看来都很忧愁。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 GTM73，他把书翻开，摊在膝头上，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。

我看见这些情形，正在诧异，迪米特里先生已经坐上椅子，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，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学校已经来了命令，你们明天就不用学代数了。今天是你最后一堂代数课，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。”

我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万分难过。啊，那些坏家伙，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！

我的最后一门代数课!

我几乎还不会算 Galois Group 呢!我再也不能学代数了!难道这样就算了吗?我从前没好好学习,旷了课去找鸟窝,到 Bluebell 后面散步……想起这些,我多么懊悔!我这些课本,环与模论啦,交换代数啦,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,带着又那么沉重,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,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。还有迪米特里先生也一样。他就要离开了,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!想起这些,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,忘了我挨的戒尺。

可怜的人!

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,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!现在我明白了,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。这好像告诉我,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。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,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代数学习机会的敬意。

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,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。轮到我背书了。天啊,如果我能把 Artin-Wedderburn Theorem 从头到尾说出来,声音响亮,口齿清楚,又没有一点儿错误,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。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,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,心里挺难受,头也不敢抬起来。我听见迪米特里先生对我说:

“我也不责备你, Yuhui, 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。这就是了。大家天天都这么想:‘算了吧,时间有的是,明天再学也不迟。’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。唉,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,这正是某些学生最大的不幸。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:‘怎么?你们还自己说是数学系呢,你们连基本的定理都不会背,最基本的数学 essay 都不会写!……’不过,可怜的 Yuhui, 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,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。

“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。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,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,到纱厂里去干活儿。我呢,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?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?我去钓鱼的时候,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?……”

接着,迪米特里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,谈到数学语言上来了。他说,代数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,最明白,最精确;又说,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,永远别忘了它,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,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,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说到这里,他就翻开书讲 Definition, Lemma, Theorem, Corollary。真奇怪,今天听讲,我全都懂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,挺容易。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,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。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,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。

环与模论课完了,我们又上伽罗瓦理论课。那一天,迪米特里先生发给我们新的讲义,讲义上都是美丽的 latex 花体字:“域扩张”“伽罗瓦群”“域扩张”“伽罗瓦群”。这些讲义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,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。个个都那么专心,教室里那么安静!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。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,但是谁都不注意,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,他们正在专心画“permutation”,好像那也算是群论。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,我心里想:“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不学代数吧!”

我每次抬起头来,总看见迪米特里先生坐在椅子上,一动也不动,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,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。只要想想:四十年来,他一直在这里,窗外是他的小院子,面前是他的学生;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,擦光了,磨损了;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;他亲手栽的紫藤,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。可怜的人啊,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,叫他怎么不伤心呢?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!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。

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。伽罗瓦理论课完了,他又教了一堂群表示论。接着又教初级班最基本的群,环,域,模,线性空间。在教室后排座位上,郝叟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,两手捧着他那本 GTM73,跟他们一起复习这些概念。他感情激动,连声音都发抖了。听到他古怪的声音,我们又想笑,又难过。啊!这最后一课,我真永远忘不了!

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。祈祷的钟声也响了。迪米特里先生站起来,脸色惨白,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。

“我的朋友们啊,”他说,“我——我——”

但是他哽住了,他说不下去了。

他转身朝着黑板,拿起一支粉笔,使出全身的力量,写了两个大字:

“Vive l'algèbre!”

然后他呆在那儿,头靠着墙壁,话也不说,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:“放学了,你们走吧。”